



爱的小舟

◇ 关雅菊 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

爱的小舟

关雅菊◇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的小舟/关雅菊 著. - 中国文化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988-17486-6-9/W. 423

I. 爱… II. 关… III. 文学.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677

中国文化出版社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0171 号

爱的小舟

作 者: 关雅菊

出 版: 中国文化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化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宋庄路嘉业大厦

责任编辑: 船 舟

封面设计: 蓝翎工作室

印 刷: 中国文化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mm1/32

字 数: 100 千字

印 张: 5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988-17486-6-9/W. 423

定 价: ¥20.00 元

版 权 所 有 • 侵 权 必 究

自序

这是我从《草屋明月》、《小河轻歌》八十五篇散文集中，经修改的五十九篇散文合集。上述两本散文集出版后，虽然均获奖了，但是在我阅读几遍后，发现其中的一些篇章，有情意未尽的地方，所以才决定做些修改，出这一本起名曰《爱的小舟》的散文集。

我在转瞬即逝的梦境，拣拾着梦的花蕾。

我在美丽奇妙的大自然中，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收获着沉甸甸的果实。

在坎坷、曲折的人生旅途上，我不愿意轻视有限的生命，不愿意被运动中的狂风暴雨毁灭，更不想被流言蜚语淹没。我寻求精神的支持。

热爱生活，寻求知识，使我有兴趣的活着，记忆着，思考着，找寻一棵属于自己的精神之树，不断的开导自己，充实自己，提升自己，使生命有价值，使心灵得到慰藉。

然而，在花花世界，物欲横流的当下，没有计谋的我，精神却往往掩盖了人生对我的不平，诚实与信任，也一次次被否定，被不公平的争夺，不合理的压力伤害，成了我精神上的新痛苦。

不管是谁利用命运给我开玩笑，还是在我不了解世事，十分单纯、犯傻的时候让我吃大亏，总之，在人生中，我受到了一些不该受的不公正待遇，使我对人生逐渐有了认识。我感叹人生的不

爱的小舟

平，感叹人生的酸甜苦辣！

当生命走进了金灿灿的夕阳里，我要在人生的河流里，荡起爱的轻柔舟楫，扬起生命的风帆，弹拨起生命的琴弦，歌唱只有一次的，能创造的，有价值的美丽生命，也许就会释然了。

目 录

自序 / 1

有雪相伴的日子 / 1

故园姐妹 / 16

母爱情丝 / 19

草屋明月 / 23

青青的草场 / 25

铜铃情韵 / 28

雨中窗棂 / 30

童年的学校 / 32

医病 / 36

雪天的故事 / 38

小城沸腾了 / 40

不一样的大兵 / 43

启明星在闪烁 / 45

远去的硝烟 / 48

牵情的大海 / 53

一张小小的请柬 / 56

校园之夜 / 58

我的大学梦 / 60

难忘的美好时光 / 62

良师益友 / 64
忆张枫 / 65
微雨滴沥 / 67
无月的夜 / 70
冷风中的孩子 / 72
装卸工的号子 / 74
一个小剧本的命运 / 76
秋日惊魂 / 78
采购员之死 / 81
家屋 / 84
走进体育 / 87
运动的快乐 / 90
真实的鲁迅文学院 / 92
春风,故乡,小河 / 94
跳动的童心 / 96
故乡的那条小街 / 98
魁星阁寻梦 / 100
落花满地 / 102
海公不朽 / 104
静海寺的钟声 / 106
长城情 / 108

- 沉寂的碑林 / 110
- 巍巍壮美的黄山松 / 112
- 又梦漓江 / 114
- 古韵香魂 / 116
- 盈盈绿色 / 118
- 灵秀的崂山 / 120
- 袖珍风景 / 122
- 两地的雪 / 123
- 一块菊花石 / 125
- 咸阳掠影 / 128
- 他是暴风雨中的一只海燕 / 130
- 梧桐花语 / 133
- 寒秋的绝唱 / 135
- 紫槐小路 / 136
- 一幅明丽的画 / 137
- 枫叶诉衷情 / 139
- 温泉寺拾英 / 141
- 春天的祝福 / 147
- 最美的银杏树 / 148
- 巧遇菩提 / 150

有雪相伴的日子

一

今天是一九九三年的正月初四。天气晴朗。天空是浅浅的蓝色，有淡烟一般的云在飘游，零零星星的雪花儿，像白色的小蝴蝶在飞舞，空气中比往日多了些许湿润，有了春天的韵味儿。堂兄的七十岁生日到了，我们姐妹都去祝贺。

半个多世纪以来，兄妹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奋斗着，经历着风雨。退下来后，才有了这一次难能可贵的团聚。

一座漂亮的小餐厅里，坐满了瓜而佳氏家族的两枝儿人：有同辈的兄弟姐妹；有堂兄夫妇及其儿女、孙女、外孙们，充满了家的乐融融气氛。堂兄的肩负重任的专家儿女们用英文，老姐妹用中文合唱着优美的《雪绒花》名曲。姐妹们祝福兄长有价值有成就的一生，儿女们用同一首歌歌颂纯洁有为的父亲。《雪绒花》轻柔的旋律，时强时弱的在餐厅里回荡：雪绒花，雪绒花，一早你向我盛开。小而亮，洁而白，见我好像很愉快。雪白的花蕾，你快开放，永远鲜艳芬芳。雪绒花，雪绒花，祝我祖国万年长。兄嫂在乐声和歌声中，沉稳地翩翩起舞。

祝贺生日的亲人，为什么对这首外国的曲子如此衷情呢？因为堂兄出生在一个瑞雪纷飞的日子。一九二四年二月八日（农历正月初四），正当精灵的雪在一个名叫红旗堡的小山村飞舞的时候，他降生了。

这个小山村根据《凤城满族自治县的概况》记载，颇有些历史：一百多年前，红旗堡曾经是清代红旗军的一个驻地，该佐领姓瓜尔佳氏，后改为关姓，是满族人。红旗堡的东北处，有一座古老的文化古城——凤凰城。在夏商周时是古青洲地；一四八一年

(明成化十七年)修筑一座城池,称凤凰堡;清康熙年间又重修凤凰堡,到如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城的南边,不到十里是凤凰山。山上有个石头洞,传说古代曾有凤凰栖息。凤凰有时在山顶上翱翔,如霞光闪烁,整个的山区都绚丽如画了。

立春后的第四天,这个偏僻的小山村,还浸润在浓浓的年味里。家家户户的门上,贴着鲜红的春联、五颜六色的挂签儿,白亮亮的窗户纸上,还贴上了鲜艳的窗花;各家的当院儿都立着一根高高的“索伦杆子”(所谓神杆凡)。杆子上挑着一个大红灯笼。夜晚将院落照得红彤彤的。天上飘撒着琼瑶一般的雪花,山村披上了银妆,精灵的雪轻轻地戏嬉着一个个红灯笼和门上飘动地挂签儿。孩子们穿着鲜艳的新衣裳,在雪地里追逐着,放着鞭炮。小山村在大年里,被打扮得十分的俏丽。老人们说:这是一个雪打灯笼的祥瑞年头。

忽然,从山坡下的坐北朝南的五间房里,传来了一声婴儿清脆而响亮的啼哭,打破了山村的寂静。在银色雪花儿飘舞中,满族的瓜尔佳氏家族,第二个男孩诞生了!家人们出出进进地忙碌着。房上有炊烟旋绕,白色的蒸气从门缝中飘溢出来。妈妈给大娘做月子饭;爷爷、奶奶和大伯、父亲聚在一起商量给孩子起名字。大伯是全家最有学问的人,不但有满腹经纶,而且懂英语,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希望自己刚出生的男孩儿,将来能有所作为。他弟弟的男孩叫泰山的泰字,於是给新生儿起名叫岳,岳字也指大山而言,意含五岳,拥有雄伟、刚毅、坚定和葱茏旺盛之意。再加上家谱的排行广字,广岳就是他的名字了。

堂兄七十岁生日这一天,很兴奋,在这少有的团聚日子里,他回忆着几十年来的经历,不断奋斗的人生。

二

堂兄出生不久,大娘与大伯就抱着儿子,领着大女儿,回到了大伯当差的哈尔滨。

大概在中东铁路事件后,堂兄五六岁时,大伯又将一家人送

回到红旗堡避难。堂兄回忆的叙述着，从哈尔滨的一所小学，回到红旗堡小学读书的情景：那时我还处在蒙昧期，但也记得山乡的一些事情了。山乡很像一幅淡淡的模糊的画。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蜿蜒在村舍之间。屋后有山，山上有青葱的树林，林中有榛子棵和野樱桃，草棵中，树根下，还有小伞儿一样的蘑菇。门前有一条小溪，欢乐的，潺潺的流向远方。

小山村关姓最多。我们回去了，本家的大人和小孩都来探望。亲属中，多是爷爷叔叔辈儿的，但是由于年龄差不多，也就不分辈分的，经常大名小名的叫着一道玩耍。冬天玩雪，夏天，在清亮亮的小溪里，母亲洗衣服，我摸小鱼儿。天太热了，和小朋友一起打水仗，或到山上抓蚂蚱、知了和蝴蝶，还学着爬树，真是惬意极了。到了夜晚，山村一片漆黑，一片寂静，只有天上的月儿照亮。山村的小路断了行人，偶尔的，从山林里传来几声鸟鸣和远处的狗吠。

村里只有一所小学，好像由祠庙改造的，只有两三位老师和十几名学生。老师教的知识，有一首歌我记得最真切：手把锄头锄野草啊，除去野草好长苗呀，一呀嗨，呀呼嗨，锄去野草好长苗啊，呀呼嗨，一呀嗨……。这支歌现在还会唱。也许是因为当时身在农村，见着的多是锄地的农民，再加上老师反复的教唱，所以才记得很牢。在红旗堡还没有玩够，爸爸又将我们接回到哈尔滨去了。

三

二哥说：这时父亲调到昂昂溪供职，我也就在昂昂溪一所小学读书了。在昂昂溪，姐姐在女校读书，为了让姐姐照顾我，我入了女校，成了女校的一个小男生。课外游戏我感到十分的拘谨，所以后来有人说我像个女孩儿。长大了，性格也就很内向。

在昂昂溪时，一家人住在职工的大院里。院内有五间房，我们一家住西头两间，邮差和苦力住另三间。半夜里下大雪了，他们也得上车，很辛苦的。他们多是山东人。生活很单调，偶尔

来个戏班子去听几场戏，是最好的娱乐了。平时只能在街面上看耍猴的。他们喜欢我，经常给姐姐和我带去午饭，下大雪时，还不忘接我回家。爸爸对我很严厉。所以我愿意在他们宿舍里玩，在那里无拘无束，他们给我唱山东戏听，有时还塞给我几粒花生米。

一九三一年七月中下旬，一件有趣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了。有一天，我正在睡午觉，有位姓吴的叔叔，急匆匆地进了屋，他向妈妈打个招呼，抱着熟睡中的我，就往外跑。后来才知道，当时的九世班禅大师，应呼伦贝尔盟的一位王爷邀请，到呼伦贝尔去，路经昂昂溪车站。黑龙江省政府的官员们在车站迎送。当我醒来时，已经被吴叔抱进了车站。车站内挤满了人，他抱着我硬挤进了人群，向站在一节漂亮车厢前的那位身披黄色袈裟的和尚走去。他请和尚给我摸顶。和尚一边摸，一边唸叨（颂经），摸完后，叔叔高声向他道谢，才把我又抱回妈妈身边。佛教传说：谁接受摸顶，谁就会长寿。我在童年的“混沌”中，巧遇了佛教的这个荣誉。妈爸听如此说后，也高兴的向吴叔叔道谢。

昂昂溪的小学曾组织两次募捐活动。一次是为汉口的水灾，一次是为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那些天，我手里拿着小旗，捧着一个纸盒，在街面上向过往行人诉说灾情。不少人听后，纷纷解囊，有的还慷慨的给大票子和银元。这个活动将我稚嫩的心，牵进了国家灾难的地方。

四

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11月14日，由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副司令的爱国将领马占山将军，在黑龙江的泰来江桥一带，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那一仗，没能阻挡住日军的入侵。从此，全家人离乡背井，一路漂泊，从昂昂溪经哈尔滨、沈阳、到武汉，最后才落户北京。路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时时触动着我幼小的心灵。

大伯一家人是按着旧中国邮局，不为日本人服务的指令，和其他职工一起撤离东北家乡的。据堂兄描述：乘坐的火车，是用

货车厢改造的。车内每一侧都有一排长木凳，车窗高而小，车棚上挂着一盏昏黄暗淡的煤油灯，一切都模模糊糊。还是小孩子的我，想看热闹，只好站在高高的车窗下的凳子上，翘起脚跟往外瞧。这时我看到有两名工人各自扛着一条麻袋送上车来。他们走后，我们看到麻袋里的东西在动，于是打开它。谁知，麻袋里竟然藏着邮局的一对年青夫妇。听爸说，他们是因为吸鸦片欠了债，为了逃债，所以才用这个掩人耳目的办法上车来的。

火车开动了，却慢得如一头老黄牛的脚步，吭哧吭哧的走着，煤油灯摇晃着，我偎依在妈妈的怀里，迷迷糊糊的睡着了。但有时被盘查的日本人吓醒。当时日本人到处设卡。为躲避盘查，父亲在上车前，向在美国德士古洋行做事的朋友借了一枚徽章带在胸前。日本人看见那枚徽章，向父亲点点头就走了，我们就闯过了各个关卡。

下车后，大伯选走从营口到塘沽港的水路。这一回给了堂兄看大海的机会。他回忆着童年眼中的大海：大海真大啊！大得见不到边，深得不见底儿，海面上一片白茫茫，涌动着起伏的波浪，海鸟儿不时的高叫着掠过海面。因为我有些晕船，所以只能躺在船仓里想着，感觉着：家乡门前的那条小溪，哈尔滨身旁的松花江，都在悠悠忽忽中远去了。它们也许会流入眼前的大海吧？偶尔起身去望，觉得大海没有小溪好玩儿。海面上有时还有外国的轮船行驶。想去问爸爸，又见他满脸的忧愁，也不敢张口了，心中充满了疑惑。第二天到了塘沽港。码头上已有邮政工会的人挥动小旗在迎接。来到没有日本铁蹄踏进的地方，大家的心情好多了，互相喊着，叫着拥抱着。被妈妈藏在暖瓶夹层里的爸爸的工作证件和文件也拿出来了。双脚落了地儿，我也不发晕了，睁大眼睛，看新的山川、新的城市、新的人，感觉新的口音。

在北平只有短暂的停留。停留的时间虽然短，我却大开眼界。爸拉着我的手，到了前门箭楼、故宫、北海、天坛。这些古迹与爸烟盒上的图案，一模一样。在平汉路上，我看到了黄河。黄河大桥如一条彩虹飞架两岸。母亲河很宽很长，河水是黄澄澄的

颜色，没有松花江的水清亮。当火车轰隆隆地过铁桥时，车内的乘客，都起身向黄河扔一把一把的铜钱，铜板砸在铁桥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我看着好玩儿，也向母亲要了两个铜板，学着旅客的样子，向黄河扔去。后来才明白，那是民间向黄河祈求平安的一种古老的迷信方法，现在没有人去效仿了。

到了汉口，全家人去看长江。爸说：这是中国的第一大江，流经八个省呢。浩瀚的江水，悠悠的流着，望不到头尾。开阔的江面上，依然有挂着各样旗子的外国轮船。烟雾锁着大江，还有一座城市隐藏在幽幽的雾霭里。爸告诉我说：那就是湖北省的省会武昌。我很想过江去看看。然而长江没有黄河那样的大桥。

堂兄继续回忆着，重温着少年的时光，我的思绪也随着他的思路在转。在汉口，一家五口，挤在一间租的房子里。那里的房租太贵，一间房子一个月要十几块大洋。我被送进了私塾馆读书。书馆的墙上，挂着一张孔夫子像，画像下，挂着一个竹板子，学生称它为“竹笋炒肉”（打学生屁股的专用工具）。我虽然没有被炒肉，可是天天看见它也如坐针毡。学习的内容是写字和背诵论语。后来转学到汉口第一小学读书，情形大不一样了。没有了孔子像和“竹笋炒肉”了，然而依然用毛笔写作业。书包里装着一个墨盒，不小心将墨水撒到书包里会蘸了书卷，再不小心抹到脸上和衣服上，会惹得同学捧腹大笑，真是苦不堪言。用墨盒储墨汁也麻烦。因为需要丝棉蓄墨，文具店买不到，只好向南方同学学养蚕取丝。这倒是很好玩，很有趣。先将一张有蚕籽儿的纸，放在自己的胸口上孵化，待小蚕出来了，就将它放在已经按墨盒大小剪好的纸板上，并经常用桑叶去喂它，不久，一块储墨的丝绵就织好了。当我拿到了雪白的丝绵时，心中真是充满了喜悦和满足。谈到这里，堂兄的脸上，洋溢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当时的汉口玩麻将将盛行。弄堂里经常听到打牌的噼啪声。我不会玩，同学约我玩时只好难为情的拒绝。爸为打麻将，有时回家很晚，母亲总是唠叨。后来他买了一副放在家里，下班后让我们陪着玩。我学得用心，不久，就能用手摸着识牌了。

堂兄的桥牌也玩得很好。有一次，全省举办桥牌比赛，我带着我工作地方的市桥牌队参加了比赛。东北大学的队伍中，有位老教授的夫人也来参赛。她非常称赞堂兄的桥牌技巧。

我觉得，学者玩牌与一般的娱乐者有很大的不同。学者跳出了“色、得、斗”三界外。他们把它变成一种锻炼思维应变能力的手段，从中发现自然界的规律。科学家牛顿，是由苹果落地发现地心引力的，近代科学家，有人从研究赌博硬件和程序中，发现了“混沌理论”。

堂兄的另一个爱好是看踢足球。他说：那时的汉口有外国水兵，他们有足球队。父亲的邮局也成立了一支足球队，父亲是足球队员。为证明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经常与外国水兵比赛。比赛时，我给爸爸看衣物。在台上，嚼着爸爸给买的口香糖，一边为爸爸呐喊助威。队员休息了，我能上场踢几脚，真是特开心哪。

还有一个开心的事，大哥来汉口与我一同读书了。同学知道我们是从东北流亡来的，都对我们十分的同情和爱护。汉口最繁华的地方是租界区。树木修剪得很美，有绿地和网球场，金城银行就座落在那里。银行的后院宽敞，不少外国孩子在那里玩耍。有一天我们三名同学也到那里玩，竟然有四五个日本孩子想挤走我们。中国孩子不愿意受欺侮，于是就发生了口角。我长得瘦小，那两个小同学也不是日本孩子的手，于是我跑回学校去搬“兵”。同学听到我讲的情况，都奋勇地跟着我向着银行跑去，跑在最前面的是长得粗壮的、性格外向的大哥。到了地点，看到双方已经撕打在一起了，我们就加入了。同学们几下子就把他们打跑了。从此他们再也不敢欺侮中国孩子了。汉口是长江中游的水路枢纽，虽然繁华，物价却很高。父亲要供自己的两个孩子和堂叔的一个孩子读书，生活日渐困难。于是父亲要求到物价低的北平工作。不久，全家就离开了滚滚奔流的长江，迁到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古都北京落户了。

五

旧北京称为北平。堂兄目睹了它旧时的情景。北平的气候干燥，无风也是三尺土，一辆汽车开过去，车后立刻扬起一片尘土。市里的人平时上街，都要带上口罩或用手帕捂着嘴和鼻子走路。市政的管理很落后，那么大的一个古代名城，一台洒水车也没有，只用一些清洁工，天天抬着一个装满水的大木桶，在路上洒水。工人们一勺一勺的把水泼在土路上减少尘土。我喜欢看洒水的情景。因为当水泼出一个扇面形的瞬间，水面上会闪烁出七色的光彩，然后才落下。街面上还有高大的昂着头的骆驼，脖子上挂着驼铃，叮叮咚咚的由远而近，由近而远的走过去。

到北平不久，我就插班到北师大附小六年级读书了。学校的附近，有琉璃厂，有卖书、卖字画、纸和笔砚的；有商务和中华世界等大书局。还有一座火神庙，香火不断，到了祭祀的时候，更是喧闹非常，沸沸扬扬。

回忆起在附小读书时的情景，堂兄更是兴味盎然。这是一所不寻常的有特色的小学。校园宽敞整洁，设施完备，有小图书馆、二百米跑道、小篮球场、集会礼堂、餐厅等。学生统一着装，穿着规定的童子军服。学生不用墨笔写算术了，增加了作文课。每一个班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三年级称为燕班、鹏班；四年称为梅班、鹤班；五年级称为云、竹、虹班；八年级称雪、玉、铁班。我喜欢雪，被编在雪班学习，真是很奇巧的事情。这些名字不但学生喜欢，家长也喜欢。孩子的头脑中，经常有燕子、大鹏、仙鹤、白云、梅花、绿竹和彩虹的美好形象，还有冰清玉洁的雪和坚硬的钢铁。这些词含有性格特征，并富有诗情画意，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当年堂兄的校友谈及此事，也都还津津乐道。如果学友见面，一说出曾在哪个班学习过，立刻会知道你是哪年的毕业生。附小的生活很难忘，其中有一件小事对我的影响很大很深。学校的作文课，督促我多看报和读课外书籍。家里订的《大公报》成了我的必

读物。它的副刊上曾刊登过冰心的轰动文坛的《寄小读者》散文。文中的母爱，诗样的清纯语言，感染了我，使我开始热爱文学，渴望用文章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作文《廉颇与蔺相如》，竟受到老师的好评，作文被全班同学传看。它鼓舞了我，使我有向小报副刊投稿的勇气。曾投中两次，收到少许稿费，领着妹妹去买小吃。妹妹向我竖起大拇指称赞我，我快乐极了，第一次有了当哥哥的感觉。

堂兄有过一位姐姐，活到十五岁夭折了！堂姐活着时，天天呵护着堂兄，形成了堂兄对姐姐的衷心依恋，堂兄回想着姐姐的好。在哈尔滨时，父亲的工资少，生活困难，母亲只好将一个钱当两个钱花。上学的午饭钱，只够买面包的，没有买香肠的。我不懂事，缠着姐姐要吃香肠。姐姐为了我，偷偷的从母亲的钱盒里拿钱给我买。我让她吃，她说不喜欢吃。母亲发现钱盒里少了钱，就打姐姐审问。当姐姐说出实情后，母亲自己竟然也流下了眼泪。后来，母亲从别处省下几个钱，我和姐姐的中饭才有香肠吃了。在北平，姐姐读中学，在“一二九运动”时，姐姐拿着小旗儿上街游行，我为她助威。没有想到，她忽然害了病就死去了！我感到十分的痛苦。叔又把大哥接走，我更加孤独了。

母亲失去了大女儿，精神非常痛苦，天天傻呆呆的站在门口张望，等候姐姐永远消失的身影。母亲没有文化，但是她懂得孟母三迁的故事。那时我家住着满人的房子。满清灭亡后，皇族的遗老遗少断了奉禄，靠出租房屋生活。天天悠哉悠哉的遛鸟、泡茶馆、唱京戏，平民都认为是游手好闲。母亲看不惯他们的生活习惯，于是搬到了靠工资生活的职工院儿里住。现在有的青年不做事，整天也悠哉的遛鸟。我看到这样的现象，不由的想起了旧北京的八旗子弟，内心就涌起难以言表的痛苦。

那时的北师大附小，很注意培养孩子的能力。为此，学校内曾成立一个“小政府”，下设市长一位、还有教育、卫生部。班上选我担任卫生员。每天在医务所的护士指导下，站在校门口，检查同学的手、脸和衣服是否干净，午饭的质量是否合格。附小这方